

名家名作

迟子建《白雪乌鸦》

展现灾难面前的复杂人性



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
再现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生死传奇

2003年的非典，触动黑龙江作家迟子建在6年后交出了一部以1910年至1911年东北鼠疫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白雪乌鸦》。多年后，当我们以举国之力迎战新型冠状病毒时，这部小说被重提并再度走红。

《白雪乌鸦》用沉静而饱满的叙述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普

通民众在巨大灾难面前复杂的人性。她关注的是傅家甸这座城市，人与城，共同构成了故事：脱离了傅家甸，这些人就成了受人摆布的皮影；而没有这些人，傅家甸也只是一片没有生命的空白地。她将人物置于老城傅家甸，置于鼠疫这一非常态环境中，看“他们怎样承受灾难，承受人世的无常”。

迟子建通过描述这些小人物从各自不同角度、对这个杂乱老城的爱，表现他们在艰难中对生活的坚持。“傅家甸人爱的，还是他们自己的地方。哪怕这里春季时，街巷因泥泞而常使马车陷落，哪怕夏季时卫生不良的小市场苍蝇横飞，哪怕秋季的狂风卷起的沙尘迷了人的眼睛……”小说主角不仅仅是鼠疫中的人，还有鼠疫中的城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人逝去，有人降生，一代代更替，城则反复地承载和

消化着苦难，成为旧的生命体的埋葬地和新的生命的孕育地，久之，城成为城中人的精神原乡。岁月流去，灾难总是渐渐被人淡忘，但城变得更苍老，也更坚韧。在迟子建眼里，“尽管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，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，总如静水深流，也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动荡中的平和之气”，这也正是她这部灾难小说散发出来的气息。

关注小人物和生活日常始终是迟子建作品的特色，无论是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还是《群山之巅》，她都只会通过日常性来让人们体会故事背后的大背景，而不会选择宏大叙事，不会选择帝王将相。她亦不将人物视作自己的牵线木偶，在她笔下，人物各自自如地活动着，我们只需静静观看。而越是这样，当人物遭受苦难时，我们越发地感同身受。

晚综

诗风词韵

元稹与白居易笔下的樱花

“樱花花，一枝两枝千万朵。花砖曾立摘花人，窄破罗裙红似火。”在唐代诗人元稹(779年~831年)简明凝练、情景交融的《樱桃花》中，樱桃花明艳、活泼。

樱桃花繁英如雪，吟咏者众。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、世称“元白”的白居易(772年~846年)，更是爱诗咏樱桃花。樱桃花，见证着元稹与白居易的情谊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，24岁的元稹与年长他8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，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，此后两人结为好“基友”，常有诗作互赠。815年，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，白居易主张严缉凶手，被认为“越职言事”；他的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，他又著有众多“赏花”及“新井”诗，被说成“有害名教”；这些都成为他被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的理由。在赴江州上任的途中，白居易想念五个月前被贬为通州司马的元稹，写了一首《舟中读元九诗》：“把君诗卷灯前读，诗尽灯残天未明。眼痛灭灯犹暗坐，逆风吹浪打船声。”

元稹听闻此事后，当即写下《闻乐天左降江州司马》：“残灯无焰影幢幢，此夕闻君滴九江。垂死病中惊坐起，暗风吹雨入寒窗。”白居易在江州读到，十分感动，尤其对“垂死病中惊坐起”一句特有感触。他给元稹回



齐白石《樱桃》

信说：“此句他人尚不可闻，况仆心哉！至今每吟，犹恻恻耳。”而元稹收到白居易信后，又立马回复一诗《得乐天书》：“远信入门先有泪，妻惊女哭问何如。寻常不省曾如此，应是江州司马书。”足见两人感情之深。

白居易的樱桃花诗，也种类繁多，有怀念友人的，如《题东楼前李使君所种樱桃花》；有感怀人生的，如《樱桃花下有感而作》。而且，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，如《吴樱桃》《移山樱桃》等。迟暮之时，他还写了一首《樱桃花下叹白发》，令人枉自嗟呀：“逐处花皆好，随年貌自衰。红樱满眼日，白发半头时。倚树无言久，攀条欲放迟。临风两堪叹，如雪复如丝。”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名著解读

《红楼梦》里的疫病防治



《红楼梦》里也有时疫防治。有人说，贾府的人多病，是因为爱吃野味。甚至说，贾母给林黛玉吃风腌果子狸，才导致她肺病加重。也有说，王熙凤发现女儿得了天花，马上打点铺盖衣服，和丈夫隔房，堪称“隔离”标兵。这些脑洞，真让人啼笑皆非。

凤姐与贾琏隔房，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，小儿发痘疹，流行供奉痘神，比如痘疹娘娘、痘哥哥、痘姐姐等。按照江北的习俗，病房中只能由病儿的母亲和大夫出入，连父亲也要回避，否则是对痘神不敬。因此，贾琏搬到外书房斋戒，而凤姐和心腹丫鬟平儿，随着姑母王夫人，日日供奉痘疹娘娘，照料女儿巧姐。

现实中，前清时期的满族人，常年生活在关外，对华北及南方流行的天花非常恐惧，所以监管更严格，隔离也更彻底。一旦有疫情暴发，必须如实上报，“凡出痘者，一律带出城外二十里居住”，以防在没有

抗体的人群中扩散。皇太极、顺治帝曾设立避痘所，以规避传染源。在种痘技术成熟前，皇室幼儿也流行外出避痘。曹雪芹一家，本系正白旗包衣，但迁居长江流域已久，治疗疫病，早已本土化。他笔下的凤姐，得知爱女出痘，虽然紧张，更多的是有条不紊的忙碌。

在贾府，伤风感冒是更常见的流行病，上上下下，不时有人病倒。第五十一回，晴雯得了重感冒，宝玉瞒着王夫人，偷偷请大夫，怕母亲知道了，要让晴雯回表哥家，居住、医疗条件必定大打折扣。所以宝玉只知会了嫂子李纨。李纨小心谨慎，最怕受牵连。此前，宝玉和湘云烤鹿肉吃，有人误以为他们要生吃，李纨急得说：“你们两个要吃生的，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去吃去。哪怕吃一只生鹿，撑病了不与我相干。这么大雪，怪冷的，替我作祸呢。”知道实情，又说：“仔细割了手，不许哭！”

哪里像慈爱的长嫂，分明是急于撇清自己的保育员。得知晴雯感冒，她干脆来个两面光：“两剂药吃好了便罢，若不好时，还是出去为是。”“沾带了别人事小，姑娘们的身子要紧的。”

贾府的隔离措施，是双重标准。仆婢染病了要送出去，以免过给主人，而主人生病，则是另一种情形。第五十五回，来做客的湘云，“因时气所感，亦卧病于蘅芜苑，一天医药不断”。湘云是贾母的亲戚，没人敢把她送回史家隔离。

心怀亲情和温情的红楼人，往往不畏病魔。宝玉对病中的晴雯，全力守护。巧姐儿染上天花，凤姐一直陪护，毫不担忧得了天花会毁容。第五十三回，邢夫人得了火眼，她无儿无女，缺少母性，平素待晚辈冷淡挑剔，而她的庶女迎春、侄女岫烟温柔敦厚，依旧悉心侍疾。有肺病的黛玉，也一直访客不断。

据《文汇报》

微书摘

●王永彬(清)《围炉夜话》：人品之不高，总为一利字看不破；学业之不进，总为一懒字丢不开。

●《人间烟火》：柴火煲汤煮饭，最费时间，也最见真情，其中火

候掌控、柴火添增、时间长短，只有做的人才明了其中的艰难漫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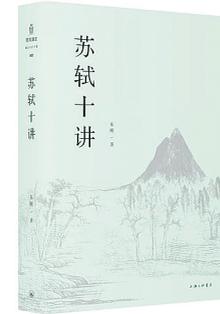
●张德芬《遇见未知的自己》：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、正面的思想，那么好的人、事、物都会和他起

共鸣，而且会被他吸过来。

●塔拉·韦斯特弗(美)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：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，理解不同的人、经历和历史。

据《羊城晚报》

好书推荐



《梁晓声谈作文想象力》

《梁晓声谈作文想象力》是一本不一样的写作指导书，让写作这件事变得有趣、轻松。梁晓声以作家、编剧、语文教师的多重身份，以自身的创作体验为基础，指导青少年如何提升作文的想象能力，如何打开写作的脑洞，深度挖掘青少年的文学创作天赋，促进青少年大脑想象功能的开启和激活，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写作文。

《苏轼十讲》

苏轼一生“如鸿风飞，流落四维”，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，兼擅诗、词、文与书法、绘画，乃至经学、史学、医药、水利等，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。本书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，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，上下观照，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，并作精妙讲解。

《旧年人物》

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场，企图发掘王韬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秋瑾等旧年人物身上更丰实的一面，而不是贴标签之类的历史定位法，并借以观照时代的变迁。所述人物虽“旧”，呈现的面貌却焕然一新。

晚综